

閱紅樓夢隨筆

紅學史稿

紅樓夢記

泰谷居士周序著

韓進廉

111321

乾隆庚戌秋楊曉耕語余云雁隅一云雁隅平西節一
為石頭記八十四一為紅樓夢一一樓一樓夢一與同愛不
釋手監臨省試必攜筆入闈閱中七闈闈閱中如聞紅樓
夢之名而未得見也壬子冬知吳門坊間已開雕矣茲若
佑以新刻本來方閱其全相傳此書為納蘭太專所作余
細觀之乃知非納蘭太專而序金陵張儀家書



紅軍史稿

（一）

目錄



I 207.411

11

111321

紅學史稿

韓進廉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石家莊

红学史稿

韩进廉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19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890×1168毫米 1/32 16 1/8印张 2插页 401,000字 印数：1—10,400 1981年11月第1版
1981年1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86·570 定价：1.60元

序

周 汝 昌

赤县黄车良史才，几人环览上层台。
运椽时喜千钧往，扛鼎遥怜独力来。
岂慕虫鱼求孔壁，忍燔精气续秦灰。
神州自昔多材彦，总为春风展卷开。

这是我旧年和一位朋友纵谈之后自己写下的抒怀律句。那次谈话的主题就包括红学史。记得在多次与远地高校老师同志们会面座谈中，话题往往落到红学的事情上，向我提出的问题之一就是“红学研究今后应多注意哪些方面？”对此我总是回答：深盼同志们多下工夫的，一是对《红楼梦》的艺术成就的探讨，一是红学史的系统研究，如能作出成绩，最为嘉惠学人。我这样做“宣传工作”，也发生了一点作用。例如一位朋友对这两个课题都深感兴趣，而最后选择了对红楼艺术的探讨，并且已然写出专著，即将问世。这真是可喜的事。但是红学史呢，就我所知，大抵知难而止，因为这个担子确实斤两很重，不敢轻言负荷。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也曾不止一次表示“有志于此”，然而由于各式各样的原因，只作了一些片片断断的提端引绪的尝试，终于没有正面落笔。直到去年得蒙友人介绍，才知道河北师范大学的韩进廉同志，已经写了一部红学史。多年夙愿，可谓得偿，见他一力担当，给我们拿出了自有红学以来的第一部红学史，其欣喜之怀，

可想而知。承他前来索撰小序，我其时虽未获拜读成稿，就高兴地答应下来，想起旧年的那首七律，似可移赠进廉同志，立刻录在这里，也算是“以当嚆引”罢。

红学为什么要写史？理由多得很。如今只说，中国文学史上有了《红楼梦》这部小说，这部小说有了红学，这是人类精神文化活动上的一个非常独特的事例，对它的价值、意义的认识，现在也还不过是处于开始阶段，将会随着时间的前进而一步步地愈益显示得更为清楚和深刻。全世界必然要不断地探索更能真正地了解中华民族的各种途径，在此一探索过程中将会发现，如果对红楼和红学不加了解，那就是不想真正了解这个伟大的民族。对这一点，我深信不疑，全世界如果还不太知道，将来终归会知道。《红楼梦》作品本身和千万读者的红学，反映着在别处找不到或者不能这么方便地找得到的中华民族的心灵和她所创造的文化财富，而且那一反映的真实度和生动度都是如此之高，以致在世界文学上也是不多见的。世界人民迟早都将发现这个独特的宝库，并为此发现而无限惊喜。

我们的另一具有极高价值的文化财富是治史的优良传统。研究一下《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就能体会到，我国史家的史学、史识、史德，是并不因其为封建社会产物而黯淡无光的。治史之难，难在学问，更难在具眼，难在有品。聚集材料，就事论事，都不叫史。只会就事论事，那是形而上学。史要能寻其全体脉络、筋节，识其一切因果、联系，疏其重大道理、规律。这才是温故知新的真意。即对一人、一事、一物，其所处的历史地位，所起的历史作用，对当时的贡献和影响，对将来的启迪和戒鉴，其功过，得失，利病，成败，要能显幽烛隐，敢于表彰评议，都是作史的职责。因此，有识的同时必然要伴随着有德。这是很难的。我们自古以来最重良史，董狐马迁，名垂万古，为人民敬重怀念，岂是偶然之故。

治文学史，视一般治史，自然又有同有异，但我想，其为难治，无乎不同，或且过之，也未可知。红学内容异常繁富，所涉关系极其复杂，必须先把它们基本弄清，然后才谈得上分析评论，总结概括。一般说，史是“死人”的事情，但红学史实在涉及活着的人，更为困难。这个工作，无怪乎历来无人起步。如今进廉同志独力为红学史奠基创业，实不愧为仁人志士。你可以不同意他的某章某节、个别见解，但你却不能不钦服他的辛勤勇毅而脚踏实地的治学精神，何况他有很多精辟的识见，是言人所不能言的。

我那首诗，“幸而言中”，好象预知我有幸要为这部红学史写序似的。“神州自昔多材彦，总为春风展卷开”。材彦自多，第一部出来的红学史，不一定十全十美，但它可以引出第二、第三，以至第多少部来——给它们以启发，给它们提供线索，开辟道路，灌输营养。这同样是它的功劳，甚至是更重要的功劳。将近六十年前，鲁迅先生为重印《中国小说史略》而说过几句话：

……此种要略，早成陈言，唯缘别无新书，遂使尚有读者，……大器晚成，瓦缶以久，虽延年命，亦悲荒凉，校讎黯然，诚望杰构于来哲也。

试看这是怎样的一种崇高的精神啊！鲁迅的那部著作，是中国人作的第一部中国小说史，迄今已阅比半个世纪还多的岁月，仍然是实际上的唯一的一部中国小说史（因为后来者大抵只在先生的艺林伐山的伟大基础上向前微步挪动，纵有小小生发、扩展，亦难言任何重大前进和突破），自己却抱着那般胸襟器度，岂不令我们后生愧汗？事业从来是大家做、大家享的，有志之士，功成不居，欢迎同志们竞赛，争新斗艳，各显其能，此方能成其为大，这就要向鲁迅先生学习，他著成了一部中国小说史，不是为了个人的眼前的什么，是为了促进来哲的杰构。有了先生那种心胸，就不会因为自己一点成就沾沾自喜。历史上也有过总是以为“天

下之美尽在于己”的，也有过口里虽不明说而实抱着禁脔不许他人染指心理的，更不须多论。进廉同志虽然作出这个成绩，却不自满，稿已数易，还在请教通人、不断改进中，这正是他虚怀若谷的一种证明。

当然，作史毕竟与一般治学又有异同，一般治学可以只谈自己研究成果，叙而不议；作史则必然要有断制，有褒贬，自己看清了看准了的，就要进行评论，这又必须是当仁不让、见义勇为的。这完全是科学的事，而不是个人爱恶的事。这和谦虚的治学态度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我同样愿意看到进廉同志在这一方面也有不平庸的表现。

我为这部红学史表示深衷祝贺。

己未寒夜呵冻草讫。

前 言

你要认识生活吗？你要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和艺术素养吗？你要用文艺的形式反映社会生活吗？那么，你就应该读一读《红楼梦》。因为，《红楼梦》——曹雪芹在十八世纪中叶创造的这个奇迹，至今不失为生活的百科全书，社会的一面镜子，人生的画卷，艺术的明珠。《红楼梦》，在继承祖国优秀文艺传统的基础上，达到了一个新的艺术高峰，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象征。

《红楼梦》于清“康乾盛世”问世传奇，已经二百多年。曹雪芹在创作修改中，脂砚斋、畸笏叟就在认真研究它。乾隆、嘉庆年间，研究《红楼梦》蔚成风气。光绪初，还出现了个浑名，称《红楼梦》研究为“红学”。此后，有数不清的人评点、索隐、考证、评论，涌现了一批又一批红学家。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者越来越多。“世人艳称，历来研究莎士比亚的著作，汗牛充栋，自成一图书馆。这番话，如果移来称道曹雪芹及其不朽巨著《红楼梦》，显然也是合适的”^①。

二百多年来，认识到曹雪芹写《红楼梦》意在绘人生之面影、探生活之奥秘、痛社会之混浊、哀礼教之严酷者不乏其人，但“红学”的历史基本上是《红楼梦》长期被歪曲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不久，毛泽东同志发动了对《红楼梦》研究中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批判，清除了“新”的和“旧”的“红学”中的一些垃圾，树立起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评论《红楼梦》的旗帜。当然，“红学”领域不会因此就会风止树静。在“文化大革命”中，自诩为“半个红学家”的江青借评《红》说黑话，硬是把

“红学”拉进了“古为帮用”的死胡同。可见，“红学”，也是“人学”，是各个时期不同阶级和派别的人们的政治观点、文艺思想的折光。

对于《红楼梦》的评论，鲁迅作过精辟的论述。“五四”运动前的“旧红学家”，因其“眼光”不同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帏秘事……”^②；“五四”运动后的“新红学家”，则钻在红楼里无视贾宝玉是个艺术典型，硬说《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

对于“红学”的历史，不少人作过粗线条的论述，也有不少人对于某些具体问题或某个人的研究或某部论著作过细致的剖析，同样是各执己见，众说纷纭。为了批判地继承《红楼梦》和“红学”这两份相辅相成的文学遗产，运用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观点写部“红学史”是很有必要的。从这里，全面地、系统地看一看各个时代不同阶级和派别的人，在《红楼梦》问题上有些什么看法，哪些值得“拿来”，哪些必须“弃去”，有助于我们对《红楼梦》作出科学的评价，从而更好地发挥它的借鉴作用。

我是个《红楼梦》的爱好者，从而也就喜读“红学”论著。“研究”《红楼梦》还仅仅是一种想法。我深知自己孤陋寡闻、学浅才疏，不揣冒昧为“红学”写“史”，是想看看历代红学家已经取得的成就，确定自己应该从何处出发，路该怎样走。这是因为，任何科学研究，总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即使“天才”也决不是无宗无祖的。数典忘祖的人，不是目空一切的狂妄自大，就是个科学文化的破坏者。如果不抱任何偏见，谁都会承认：没有“旧红学”，就不会有“新红学”；没有“新红学”，何以有今天的《红楼梦》研究？

在编写过程中，主要参考了一粟编《红楼梦书录》（增订本）和“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之一《红楼梦卷》、周汝昌著《红楼

梦新证》(增订本)、作家出版社编《红楼梦问题讨论集》(第一至四集)、人民文学出版社编《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一至四辑)等,并陆续阅读了解放以来至一九七九年底出版的《红楼梦》研究专著和刊载于各种报刊的考证、评论文章,从中采集了资料,吸收了营养,受到了启示,也“拿来”不少观点。在此,我向它们的作者和编者聊表谢悃。书中引用《红楼梦》原文均据“戚序本”,遇有错讹或蹊脚处据其它“脂评本”或“程高本”予以校订。

本书部分篇章曾在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〇年的河北师范大学的校刊与学报上或零星或以《红学史话》为题刊出。从校刊与学报看到拙稿的不少同志提出过修改意见。更有一些山南海北素不相识的同志也热情致函赐教。从写作到出版,河北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们一直给予大力支持。这里,一并表示感谢。我尤其感谢徐恭时、周汝昌、吴世昌、冯其庸诸位研究《红楼梦》的专家。他们或提建议,或供资料,或审书稿,这是老一辈专家对后学的热情关怀和积极扶植的一种具体表现。周汝昌先生呵冻写序,黄绮先生挥毫题签,都是对我的热情鼓励,在此谨申谢忱。

我深深怀念吴恩裕先生。吴老生前看过我寄去的纲目和部分初稿,曾几次不顾病痛和劳碌赐函赞助,提出建议,邮寄资料。先生说,为“红学”写史“很有意义”,也“十分必要”;写这种书“不但要材料充实,而且要观点正确,议论公允”,“写到当代,尤须如此”,并指出“从胡适起到解放前的那些研究的著作要重新估价”^③。他曾一再说,也给拙著写一篇序。我于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下旬至十二月上旬进京查阅资料、拜访专家期间,同先生四次晤面,三次长谈至深夜。我怕耽误他的写作和休息,几次告辞,几次让我“再坐会儿,再谈谈”。同时,让我看了他珍藏的资料,并以旧作相赠,以志纪念。先生说:一九八〇年二月间一定把序写好,在序中谈谈“红学”的梗概,谈谈为“红学”写史的意

义，谈谈对《红学史稿》的看法。十二月十九日接到骆静蓝同志嘱吴老生前助手魏晓岩同志来信：“吴老于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下午三时半，正在写作中，心脏病突然发作，抢救无效，不幸逝世。”噩噩传来，使我顿时陷入悲哀之中。十二月二十六日参加先生的追悼会归来，暗下决心：以吴先生的治学精神把《红学史稿》修改好，借以告慰先生之灵。

我是在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新中国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一名知识分子。不料，在“文化大革命”中，象我这样的人差不多成了从“黑染缸”里染出来的“臭老九”。感谢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各条战线很快呈现一派大地回春的景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只有加倍努力，才能把耽误了的时间夺回来；只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才能使祖国富强昌盛起来。让我们的“红学”为着繁荣祖国的文化事业，为着建树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为着在今天的文学艺术创作中更好地发挥它的借鉴作，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引下，在实践检验下，沿着科学轨道前进吧！

我为“红学”写“史”，早有动意：搜集资料自六十年代初在河北大学求学始（当时拟订的题目是《〈红楼梦〉研究述略》）；大学毕业后，正好分配在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进修元明清文学，更坚定了信心；在“文化大革命”中，夜深人静后翻阅思考所积资料，写出一个十万言的《红学史纲》。一九七六年十月，在欢呼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的锣鼓声中，“挤时间”，开始了《红学史稿》的写作。一九七八年完成初稿，一九七九年底第二稿，一九八〇年三月定稿。虽几易其稿，但仍不满意。书题《红学史稿》，就意味着这仍然是个草稿。诚望专家和读者不吝指正。从开始写作之日起，我就以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的一段话作为鞭策自己的良箴。所以，我很愿意把它援引在下面：

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而对于我从来就不让步的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的格言：

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

韩进廉

一九八〇年三月于石家庄。

注：

①茅盾：《关于曹雪芹——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

②《集外集拾遗·〈绛洞花主〉小引》。

③摘自吴恩裕先生一九七九年八月十日、二十四日和九月八日给笔者的信。

目 录

序	周汝昌 (1)
前言	(1)
一、《红楼梦》的影响和曹雪芹的境遇	(1)
(一)产生《红楼梦》的“康乾盛世”	(2)
(二)《红楼梦》的影响	(11)
(三)还曹雪芹以《红楼梦》的著作权	(14)
(四)曹氏的兴衰和曹雪芹的境遇	(21)
二、《石头记》抄本和“脂砚斋”评语	(41)
(一)已经发现的《石头记》抄本	(42)
(二)脂砚斋、畸笏叟和其它“脂本”评者	(53)
(三)“脂评”在“红学”中的价值	(60)
(四)“脂本”评者的局限性	(69)
三、八十回后的补续和前八十回的增删	(82)
(一)续作的察觉和对续者的考察	(82)
(二)程伟元和高鹗以及“程高本”	(87)
(三)通行后四十回续书的成败	(96)
(四)前八十回增删文字的优劣	(105)
(五)“程高本”以外的续书	(113)
四、“旧红学”的评点和索隐	(121)
(一)评点派和索隐派的来龙去脉	(122)
(二)护花主人、太平闲人和大某山民的评点	(125)
(三)周春的《阅红楼梦随笔》及其它	(133)

(四) 索隐派的基本观点·····	(140)
(五) 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及其它·····	(146)
(六) 杂说种种·····	(150)
五、题咏派的题《红》诗·····	(157)
(一) 题咏派代表和代表作·····	(157)
(二) 女诗人的题《红》诗·····	(165)
(三) 题咏派的“红学”观·····	(171)
(四) 题《红》诗在“红学”中的价值·····	(180)
六、近代史上的评《红》奇文·····	(186)
(一) 梁启超的褒贬和改良·····	(187)
(二)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和成之的效颦之作 《评红楼梦》·····	(191)
(三) 侠人和陈蜕的“民主”说·····	(204)
(四) 汪精卫的《红楼梦新评》·····	(209)
(五) 仿作的思想倾向·····	(214)
七、胡适和俞平伯建树的“新红学”·····	(222)
(一) “新红学”产生的背景·····	(222)
(二) 胡适其人及其《红楼梦考证》·····	(226)
(三) 俞平伯的《红楼梦辨》·····	(237)
(四) 陈独秀同胡适的唱和·····	(246)
(五) “新红学派”的功与过·····	(250)
八、鲁迅对《红楼梦》的科学评价·····	(258)
(一) 对“旧红学”和“新红学”的批评·····	(259)
(二) “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	(263)
(三) 续作与原著的“颇符”和“殊不类”·····	(270)
(四) “拿来主义”与《红楼梦》·····	(274)
九、“新红学”时期另辟蹊径的论著·····	(283)
(一) “新红学”时期“红学”大概·····	(283)

(二)李玄伯的《曹雪芹家世新考》	(286)
(三)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	(291)
(四)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	(294)
(五)其它论著中的新观点和新材料	(303)
十、“十七年”的“红学”历程	(314)
(一)李希凡、蓝翎向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 “开火”之后	(315)
(二)关于《红楼梦》的历史背景和宝黛典型意义的 论争	(323)
(三)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	(330)
(四)对当代“红学”所谓“抹煞‘阶级斗争’”的 教条主义批判	(337)
十一、“十七年”出版的主要“红学”专著	(345)
(一)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	(346)
(二)两部观点相对的书——《红楼梦研究》和 《红楼梦评论集》	(357)
(三)两部观点相近的书——《论红楼梦》和 《红楼梦论稿》	(363)
(四)吴世昌的《红楼梦探源》及其它	(368)
(五)其它“红学”论著	(374)
十二、“文化大革命”中“红学”的命运	(384)
(一)捏造的“修正主义‘红学’派统治”论出笼	(385)
(二)“评《红》运动”中人云亦云的几种说法	(388)
(三)江青及其一帮的“阴谋红学”	(396)
(四)“红学”在迷雾中继续沿着科学的轨道前进	(403)
(五)吴恩裕在“红学”领域的探索	(408)
(六)肃清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流毒	(431)

十三、在新时期努力作出新贡献·····	(439)
(一)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红学”的发展·····	(440)
(二)对“新”“旧”“红学”要“一分为二”·····	(444)
(三)既要“百家争鸣”又要“团结一致”·····	(450)
(四)在实践的检验中稳步前进·····	(455)

附编

(一)有关曹雪芹生平事迹诗歌选注·····	(466)
(二)《红楼梦》在台、港和国外·····	(491)

后记·····	(498)
---------	-------

补记·····	(500)
---------	-------